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范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

宋 祝穆 撰

樂生部

年齒 自一歲至百歲

羣書要語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
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
十曰老而傳 家政任子孫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

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
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

曰老夫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吊人五十杖於家六十

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六十不毀七十不與

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

並曲禮

五十始衰六十

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六十不視學

七十致政惟衰麻為喪七十觴酒豆肉七十不俟朝

士之老者

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

每月致餽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六十宿肉

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

以珍從

並王制

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耄

說文

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或曰凍梨或曰鯢齒或曰眉壽

釋名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

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續漢書

人生百歲

七十者稀

古諺

詩句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古詩

三十骨骼成

韓

古今事實

七月

白居易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

周歲

晉桓彝生子未晷温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試令啼嶠曰真英物也因名温後爲大司馬

曹武惠王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後爲樞密使

王壺清話

二歲

晉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
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范文正公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

三歲

韓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撫鞠之
節孝徐先生積三歲父卒晨昏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

狀行

四歲

謝安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

歐陽公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

劉公恕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

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墓碣

五歲

羊祜五歲令乳母詣鄰人東垣取前身所弄金環

令狐楚生五歲能爲辭章

李白上裴長史書五歲誦六甲

徐卿孺子歌小兒五歲氣食牛

六歲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乎

世說

陸雲六歲與兄機齊名閔鴻奇之曰此兒龍駒鳳雛

陸績六歲見袁術於坐上懷橘三枚辭去墮地曰欲歸

遺母

王戎年六七歲與羣兒戲見李實曰在道傍而多子必
苦李也

七歲

東漢黃琬七歲祖父瓊爲魏郡太守詔問日食多少琬
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
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奇之

高郢之子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奈
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杜甫上賦頌自稱七歲屬辭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
詩援筆輒就目曰高軒過

晏公殊七歲善屬文號神童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

此兒後當有大名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即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

八歲

孔穎達八歲就學記誦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謝尚八歲神悟速成父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元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何為開

狗竇元祖答曰使君輩從此中出

隋何妥少機警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竒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本傳上召入禁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

粉黛與之總髻上戲之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明皇雜錄

寇公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

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陳輔之詩話

九歲

楊子雲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
設果果有楊梅孔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
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陶淵明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王勃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王爲骨
王元之九歲能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

十歲

馬遷十歲則誦古文

孔融年十歲詣李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
問之答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
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謝惠連年十歲屬文族兄靈運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

春草之句大以為工

北齊邢邵十歲能文日覽萬言在洛陽會天下無事以
遊宴為娛不暇勤渠嘗因霖雨五日乃讀漢書畧能遍
看一覽無遺

李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

十一歲

宋白年十一善屬文

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

歎異以為秘書省正字

十二歲

秦始皇使張唐往相燕不肯行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矣君其試臣始皇使甘羅於趙虞翻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遇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竒之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相與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友二郗之間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元魏祖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母
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
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柳公權十二工詞賦

十三歲

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

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
顛先割啗羲之以是知名

陶淵明詩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王勃年十三作滕王閣序

楊叔年十三通大義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曰神童

李白送魏萬詩十三能文史揮筆如振綺

五代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
初元年春二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

堯改元建康是歲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
二月也同輩驚異之

晏元獻公殊父本撫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虛已知徐州
一見竒之薦於楊大年以聞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疑
其宿著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竒之即除秘書省正
字

柳開父承翰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
三亟取劔逐之盜踰垣揮劍斷其足二指

十四歲

北史劉昶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昶遂以妻焉

黃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祖逖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後乃博覽書傳杜甫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邢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十五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東方朔曰臣十五學擊劍

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居室不治人曰孺子何不掃除曰
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呂蒙年十五六竊從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叱不能止
歸告蒙母母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富貴

阮籍與王渾為友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謂渾曰

濬仲戎之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元稹十五擢明經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
召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十過已通熟
矣

杜甫詩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十六歲

東方朔曰臣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聞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十七歲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後年少好禮吾即沒若必師之

韓愈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請學于余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錢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
輕俊而黜之蘇易簡曰錢易者李白才也

十八歲

賈誼年十八名稱郡中河南尹吳公舉之

房玄齡年十八隋高孝基曰此即當為國器但恨不見
其聳壑昂霄耳

陳子昂字伯玉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
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所論著為當世法

程伊川年十八作顏子所好何學論

張載嘗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
書無不讀

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皆年十八作大魁

十九歲

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東方朔曰臣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唐楊於陵年十九登進士第再登博學宏詞科浙西觀察使韓滉有愛女方擇壻謂其妻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以女妻之生子復爲相

蘇子由年十九上韓太尉書

朱元晦年十九作遠遊篇

二十歲

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
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陸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以聞

賈生死年二十二

王溥年二十二狀元及第

蘇子瞻二十二歲登科二十四歲中制科

程明道二十三歲作定性書

鄧禹年二十四光武使使者拜為司徒

周瑜授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以恩

信著於廬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年二十五始知讀書

富文忠公弼問邵伯溫年幾何娶未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

李賀年二十七有玉樓之召

宋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遂巡良久乃啓其謙退如此

孔子曰三十而立

山濤嘆曰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

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為中兵屬
公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痴人何言
痴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范僕射宗尹為參政時年三十一拜相時年三十二卒
年三十九然有五子兼有孫人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
間之事畧備

顏子三十二歲短命而死

潘岳秋興賦序曰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王溥狀元及第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罷相歸時年四十二在具慶下

宋謝晦為宣州刺史頗有矜色將之鎮詣叔光祿澹澹問年晦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已為北府都督比之為老矣晦有愧色

柳子厚書曰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

不足把玩亦已審矣

崔湜年三十八執政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
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韓愈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孔子四十而不惑 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
畏也已

孟子四十不動心

謝玄為桓温掾温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

山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後拜吏部尚書

孟浩然四十為遊京師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
貴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謝安年已四十餘始有仕進意高崧曰卿高卧東山將
如蒼生何

邵堯夫年四十餘始娶

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舉
曰先生壽從今日以往四十三歲

徐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宴酣之後好為手詔
辭章邈還省刊削然後出之

蘇子瞻年四十四李定論公作詩文謗訕朝政責黃州
黃魯直年四十四入史局八年而丁家艱

杜甫言於中宗曰臣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伏惟天子哀憐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迹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揚雄枚舉可及也

楊大年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乎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玉壺清話

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捷

為太守四十八果卒

齊褚彥回少病篤夢人與卜著一具遂差果年四十八而薨

岑文本曰馬周火色鳶肩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卒年四十八

韓愈曰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

李適為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
吾壽盡此勅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未病衣冠寢
石榻上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注衛大夫蘧瑗今年
所行是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
死故有四十九年非

淮南子莊
子作六十

陶淵明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念動中

懷及辰為茲遊

朱買臣嘗刈薪樵賣以給食行且誦書妻亦負載相隨
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
矣待我富貴報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不
能留即聽去

玄宗欲以張嘉貞為相嘉貞曰昔馬周血氣方壯太宗
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晉孔愉元帝命為叅軍始出應召年已五十餘矣

陶淵明與子書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嘗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蘇子瞻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五十九
歲謫惠州

孔融書云五十三年融又過二

黃魯直五十一歲謫黔州五十四歲移戎州

南史梁武帝遣領軍司馬王昇之以手詔徵謝朓昇之

先至何屑所屑恐耻不出乃下牀跪受詔及昇之從謝
耻所還問屑以出期以應召荅昇之曰吾年已五十七
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昇之失色不能答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

孔子六十而耳順

公孫弘年六十召為博士

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

哀之以戒荒淫之徒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黃魯直六十歲謫宜州六十一歲卒

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武陵五溪蠻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五溪

蘇子瞻年六十二謫昌化年六十五移廬州又提舉玉局觀任便居住年六十六至金陵告老致仕未幾而薨呂洞賓謁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

二八泊年六十四卒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存服班斲衣為嬰兒戲於親前
魏田豫年老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答曰
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
也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薨

杜甫曲江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到江頭盡醉歸酒債
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七十一歲至八十歲

先零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曰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張柬之年七十餘以賢良召狄仁傑薦柬之雖老宰相材

孔子年七十三卒

晉悼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襄三十

趙抃字閱道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居六年卒年七十七諡清獻

太公姓姜字子牙八十釣於渭濱文王出獵同載而歸

胡廣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練達事體

宋沈慶之年八十為廢帝所殺是歲旦慶之夢人以兩匹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果死

富弼致仕年八十上疏論治亂知無不言本傳劉器之云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氏家語

八十一歲至九十歲

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已年八十餘

矣

沈鱗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

篋

蘇公頌以太子太保致仕薨年八十二

陳堯佐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

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

曰美哉壽也

趙堅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
諡康靖

九十一歲至百歲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書序

文潞公彥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請老不已
復以太師致仕時年九十二

晉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也必共恪於朝夕以警戒我

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奭年一百三十六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
餘歲乃卒

李守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揚避舉年
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
十五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
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洞微志

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少者年已六十頭
有肉角長寸又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
飲曾孫婦乳又荊州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卒九十
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處處履
行未幾而終

梁蕭
映傳

古今文集

雜著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述年歲因閱其
集輒杼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
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
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鑿我
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
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鉏
穀四十官七品拙官非由他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

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
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憊莫學
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
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巳年四十四又
為五品官面瘦頭班四十四遠謫江州為群吏行年四
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慙慙
我今四十六衰醉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踈不覺身年
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

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
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
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
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
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
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
十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間行十五
春去年五十五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乃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間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煞欲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

帙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
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
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
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不宜休
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開年滿七十
莫嫌疾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令辰悠悠七十春人
生七十稀我今幸過之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時年七十二行開第八帙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
七十一眼昏髮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
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不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
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
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
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
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我今四十九賴此一
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
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
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
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今六十一
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雖君皆四
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

如閱年譜也

容齋
隨筆

詩話

而立者稀

東坡再謫惠州日與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隣其妻三十歲生子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者稀年

侯靖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七

宋 祝穆 撰

嬰疾部

疾病

問病 痛渴

君問病 風疾

癩疾 雜病

羸弱 餘見耳目手足部

好潔

羣書要語無妄之災勿藥有喜注非妄之災勿治自復

非妄而藥之則凶故曰勿藥有喜易有負薪之憂曲有禮

采薪之憂注言病不能采薪孟狗馬之疾嚴助王體不

安文選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難辨歐集

詩句脹腹堪成鼓羸形漸比柴耳鳴疑暮角眼暗助昏

霾元微

古今事實

河為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左

請禱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病在膏肓

見醫門

何恙不已

公孫弘病篤上書願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有陰德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果愈

移病

楊敞皇懼移病師古曰謂移書言病也

躬行致藥

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常自撫循臨問致醫藥遇之甚恩

死鬼為祟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頭痛一男持弓

矢主射胸腹故心痛徙掘骸骨家中並愈

賢者疾篤

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造化小兒

杜審言病甚宋之間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矣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七十無病

張萬福始終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一服清涼散

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翰林雜志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

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

石林

燕語

康節知命

見死門

問病獨留

以下係問病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
陳萬年獨留昏夜乃歸言病甚上自臨問吉薦萬年竟
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問病防笑

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
其不情郭子儀病甚百官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
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
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問病嘗糞

唐郭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穿壁問疾

以下係君問疾

呂蒙有疾孫權欲數見其顏恐勞其起動嘗穿壁瞻視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分不寐

鑿牆問疾

房玄齡疾劇太宗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

遣醫不絕

馬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勅求勝地為周起宅召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太子親臨問疾

老嫗問疾

李衛公疾太宗詔曰有晝夜視公疾老嫗令一人來朕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嘗泣曰君臣之際乃

如是耶

韋端符
故易記

剪鬚和藥

李世勣病太宗剪鬚和藥因頓首大哭帝曰吾為社稷計耳

亡之命矣

以下係
癩疾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先儒以為癩

啖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棄之否則子孫轉相染其家乃送之山穴中遇仙人以松脂啖之卒

為地仙

抱朴子

癩可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癩可

西清詩話

體羸帶減

以下係羸弱

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常思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

時觀旁覽尚以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帶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難近婦人

膠西王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日

漢景十三王傳

常禁其語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

拂席洗牀

以下係好潔

宋吏部尚書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及出戶輒令人拂席洗床以此見譏

人去掃坐處

齊王思遠為侍中性簡潔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乃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號為水滌

梁何終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為水滌

淫

掃拂郭路

齊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剪
蟲穢人不堪命坐免官

瘠渴

以下係
瘠渴

司馬相如善著書常有瘠渴病

用水止瘠渴

魏卞蘭卞太后弟子也為將軍常侍苦瘠渴明帝信巫

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故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

以疾辭名

以下係
風疾

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有風痺之疾不應辟召後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力辭曰臣抱霧牀蓐軀半不仁十有九載竟不仕

佯狂

楊渾送傳國寶於太祖其子凝式諫不聽即佯狂號風

子

舐痔

以下係
雜病

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耶

患大臭

人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
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

呂氏
春秋

元章心恙

米芾諷譎好竒在真州常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竒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石林燕語

古今文集

雜著

釋疾文序

盧照鄰

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
桂一臂連蹠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
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興
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
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三篇以
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
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

非斯人之徒歟安可然而無述其畧曰

先朝好史子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子晚愛乎老莊彼
圓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
事乎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兮苑扶桑戈船萬
計兮連屬鐵騎千群兮啓行人文鼠竄猛士鷹揚故吾
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雄圖甫畢登封禮
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竒文於石室銷兵革兮為農
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子有幽憂之疾

蓋有才無時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酤餓隸作王侯而有餘已焉哉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生兮生兮奈汝何

辯恙字義

白居易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問勞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

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心恙風疾為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絕句

風疾枕上作

白居易

風疾侵生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甘從此後支離卧

賴是從前爛漫遊

詩話

患鬚瘡

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
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散也須多謝鬚邊
瘡始皆不諭後忠定更鎮杭晚年發瘡於鬚移守金陵
遂薨

瘡疾

羣書要語孟秋行夏令則寒熱不節民多瘡疾令驅厲

鬼兮山之左

韓文

古今事實

顓頊三子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癘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歲

命方相氏帥肆儼以驅疫鬼

漢舊儀

黃熊為癘

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三月矣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子產曰堯殛鯀於羽
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韓
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呼名悸瘧

齊稽康勇果驍悍從武帝霸縣起兵所經村邑恣行暴
虐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病瘧者寫之帖着牀壁無
不立愈

死為厲鬼

張巡守睢陽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孤城
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

墓土止瘧

五代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揚行
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
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
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

墳

古今文集

雜著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鯀之神化為黃熊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註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也曰異乎我之說也若鯀為夏郊三代祀之即

掌周禮者存焉晉為盟主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為天下癘即有天子太癘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癘即有侯東海者國癘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為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為癘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崇癘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癘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

安可執加鯨癘而為昏越之祀哉

文粹

瘡癘文

并序

劉禹錫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魅之
餘匿天命竊帝威罔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云繼
為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水檻復若落炎井眩瞽熒
惑視之累形聽之重聲骨節怠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
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
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礪艾愈矣凡有

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
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效神為聰明正
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為文祝集作祀而逐之曰癘乎癘

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
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樹威僭物行機上
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責
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於鏃天未降刑尚或
竊生爾宜癘之美曼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於

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於君前
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四

星之臣

集作

位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

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災幸久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
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癘乎癘乎爾目
不盲爾耳不聾如向來之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
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兇非惟
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工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

吾將達爾於帝聰

譴瘡鬼文

秦少游

邗溝處士秋得痲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
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
方煤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
勃澣酌以注嗑未足為快狙酉盡戍泐然霑汗然後乃
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

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索縻縵
注缶揮以大筵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
山把握風雷與斗争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
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
唐是師跣弛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
木採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
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而
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

視汝神明之機天収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
耀而汝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
賸者弗知昔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
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収氛霧乃
覩青天棼然故藝一夕棄捐飮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
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殮馬有副車有
貳人所同好吾亦弗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
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弗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
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餘經緯星辰啟陰閉陽何獨
迷謬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
色涕泗交頤喏而不答悔昔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古詩

譴瘧鬼

韓愈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

秋作寒熱翁媪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墜師
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
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
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昧於前徽不修其操行
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覲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
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
芙蓉旗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非贈汝以好辭吐汝去
莫遲

謝瘧鬼

陳子高

皇天分四時寒暑代翁張折膠與流金民生以為常伊
坎離何神為帝司一方如何縱孽鬼乘時盜陰陽睚眦
四五輩歎東西跳踉詭秘各有名為人作炎涼或燔以
炬火或吹以鞞囊初噤如立雪俄赫赫如探湯炎洲抵陰
壑那得在一床閔伯追竇沈左右分寇攘須臾異冬春
裘扇安可當番休數汗粟冰炭沸我腸怫鬱不自聊災
疢未渠央非針艾所及區區事祈禳犧牲一物無祝祠

甚荒唐慙懃謝衆鬼汝計誠未良汝利在嘔泄藜藿焉
足嘗我貧乏錢財調汝徒披猖來汝豈不聞儒生類彊
梁子美雖老瘦覩顏事新粧退之稍姦黠百藥更臭香
身病易語言咄咄多謗傷吾將援此例勉作新詩章詩
以榮汝歸自可捐糗糧資送於汝足此外何所望汝也
寧不慙急急去我旁

詩話

讀詩愈癡

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
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
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
誦之果愈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
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
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
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
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

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已矣此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
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
哉觀子美有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
增寒抱雪霜徒然潛嘔地有虱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
正自不免

瘧疾

羣書要語頸處險而瘧齒居晉而黃

嵇叔夜
養生論

詩句瘿木杯形贅楠瘤剗得來

陸龜蒙

古今事實

號智囊

樛里癭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發憤生癭

魏賈逵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發憤生癭自啟願
令醫割癭太祖惜逵報曰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奉
行其意而癭愈大

瓠繫狗頸

晉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及城平盡捕殺之

割瘤即死

南史朱齡石傳舅蔣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項安節相

神宗嘗夢入大第有植牌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

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為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后山談叢

古今文集

古詩

汝癭和王仲儀

王介甫

汝水出山險汝民多病癭或如鳥糞滿或若猿噉並女
慙高掩襟男大閭裁領飲水擬注壺吐詞侔有梗樗里
既已聞杜預亦不幸秦人號智囊吳瓠掛狗頸臙脍嘗

挂頤徐行安及脛舐欲仰問天無由俯窺井挾帶歲月
深冒犯風霜冷厭惡雖自知割剖且難肯不惟羞把鏡
仍亦愁弔影內療煩羊鑿外砭廢針穎在木曰楠瘤剝
之可曰血此誠無所用既有何能屏膨脝廁元首臃腫
異顧頂難將面目施可與胞胎逞賔者臨汝守世德調
金鼎氓俗雖醜乖教今日脩整風土恐隨改晨昏憂屢
省儻欲覲慈顏名城不難請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范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八

宋 祝穆 撰

神鬼部

神廟 生祠家廟附

羣書要語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成二十 縱子忘之鬼神其

忘諸乎 元定 叢祠顏注叢謂草木岑蔚也 陳勝傳

詩句廟令老人識神意手持环玦導我擲 韓退之謂南嶽廟 沙

頭有廟青林合

韓渥

古今事實

五方神現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

曰予歲時無廢禮焉

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

銅象之

晉五行志

為賽神會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

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許賽以牛

以下係廟

庾亮鎮武昌引戴洋問氣候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至明年而薨

本傳

神占郡廳

梁鄒琛為吳興守郡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廳事為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履登廳事常聞室中有叱聲琛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

焚蔣帝廟

梁武帝以京師旱甚詔於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是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織而驟雨如注臺中宮殿皆振動帝懼自此畏信備

法駕到廟脩謁

曹景宗傳

毀廬山廟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
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
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
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哀當此
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

遂卒

殷芸
小說

宿薄后廟

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
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黃衣閤人曰有客有客入告
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大殿蔽以珠簾拜于殿下簾中
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
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
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孺下

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
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
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孺即肅拜如
臣禮更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孺拜妃復拜既畢太后
命進饌具酒各賦詩別有善笛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
此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
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亂太后又曰太真唐朝貴妃固
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為昭

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牛秀才為左
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邸
旋失使人行少時天始明孺却望有廟荒毀不可入竟
不知其如何僧孺自作
周秦行記

毀淫祠

唐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
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脩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厯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水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

天下

聞見錄

叙其施利

張諤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有施利乞依河渡坊場
召人買撲時王荆公秉政主諤言勅下有差南京高辛
廟絕少祈祭縣吏抑勒僅訓十千時張方平留守南京
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
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大駭賣廟事尋罷

倦游錄

術致廟梁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
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

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
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
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記聞

古今生祠

以下係
生祠

石慶為齊相邦人慕其家行則有石相之祠樂布嘗守
燕郡燕人服其廉則有樂公之社以至荀勉之遺愛童
恢之異政常羲之犴獄屢空王堂之削平群盜杜軫之
專尚風化皆立生祠

民立生祠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

當立家廟

以下係家廟

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太宗為立廟貌云

家廟影象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願幼時猶

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把笏蒼頭曰福郎
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
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曰楚雲小曰
賽奴未已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
定數豈畫能殺蓋偶然爾

程氏
遺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祀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憾既往
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
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
陸之品狼籍蓬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
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
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
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
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
纛旄麾飛揚晻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棹工師
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
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
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

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咏始
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
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
上下與足於是免其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
萬八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
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
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
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

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脩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
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恭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二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我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
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俾歌以祀焉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穀䟽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
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
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遺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
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
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
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吐竭其力以奉無名

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
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
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上有老木攢植森
拱蘿葛翳而上鷓鴣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
之忙怖之大者推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
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
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眊不曰適丁其時耶

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歷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渴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

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惴撓脆怯顛躓竄踣乞
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
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
詩以辭其末曰

土木其形窮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窮吾君
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
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拜嶽言

陳黯

黜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撤
蓋整衣馨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
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胥饗而答
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
草木之有松蘭澗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
崇干霄拄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
詞之懼瀆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卑必福其善而
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

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亳州聖水狀

李德裕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誕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恐終無益

黎毗昔吳時有聖水宋時有聖火亦皆妖妄古人所非
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陸務觀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
事司馬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吳
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
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
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

邦人禱祈禳會昭答如嚮紹興隆興之間虜北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壩吏民不知所為則惟神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為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

莊躬致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雲風肅然來享來臨
於是吕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其惟紀侯忠奮於一時
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
陽而血食於是邦士唯力於為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
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
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為神羞六月
癸未記

寧德縣重脩城隍廟記

陸務觀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問祭竈祭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

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
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鱗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
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毒鼃蛇
蝮守宮之毒郵亭逆旅往往大署牆壁以道出寧德為
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
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
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
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

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山陰陸某記

古詩

玉華宮

杜甫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
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黃牛峽祠

歐陽永叔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
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
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
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

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
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

東坡云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
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
予同舟沂江入一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
方拜時像為起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
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亦貶夷陵
令一日與元珍同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

夢中所見子為縣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
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盖私識其事
也

迎神

李建勳

搗蠻鼉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
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率率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
與君降福為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

迎神

司空文明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
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幾鸞旌圓蓋望
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為
傳詞

送神

司空文明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樽琮席不復陳蒼山綠水
暮愁人

賽神曲

陸務觀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祝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即雨
人意所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
嗚嗚謳歌坎坎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脂肥
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人散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律詩

三閭大夫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謁昇仙太子廟

鄭畋

在昔靈王子吹笙溯沆寥六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七
國原陵古賓天歲月遙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
龍蛇拱雲樓彩翠銷露壇裝琬琰直篆寫松喬珠館青
童宴琳宮阿母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
瑟秦郎白管簫西城邀綽約南浦命嬌嬈勾曲觴金洞
天台嘯石橋晚天珠弄葉春茹玉生苗鶴馭爭銜箭龍
妃各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滿人間
葉自凋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絙天漢伊瀾入

海潮何繇得真訣使我佩環飄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
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
穿畫壁巫覡醉珠絲歛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野廟

吳融

古原荒廟揜莓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烏歸人散盡
野風吹起紙錢灰

題烏江霸王廟

李山甫

為虜為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
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

木居士廟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題木居士廟

羅隱

鳥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
只應水物長為主。

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
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

蜀先主廟

杜甫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
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謁文宣王廟

羅隱

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柏淒淒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

三間茅屋走狐狸
雨霖狀似嗟麟泣
露滴還同歎鳳悲
倘使小儒名粗立
豈教吾道受棲遲

詩話

三間廟詩

三間大夫屈平字靈均
汨羅沉沙之處在岳州境內
正廟以漁父配享
唐末有洪州衙前軍將
忘其姓名題一絕云
蒼藤古木幾經春
舊祀祠堂小水濱
行客謾陳三
酌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

雙廟詩

荆公題雙廟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牕涼及詳味之其
託意深遠非止咏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
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
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
救之所謂西日照牕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
蜀相廟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託意
其中矣

掛紙竹生

寇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
插地掛紙為祭焚之後生笋成林民以為神因立公祠
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誠之詩有曰已枯斷竹再成林天
為英隕眷獨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水渾

燕談

雜著

係生祠
家廟

張文定生祠記

蘇明允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
妖言流聞張公方平至蜀之日歸屯軍撤守備明年正
月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
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蘇洵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
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奈何
皆曰公何事於斯雖然於我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
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
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也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文潞公家廟碑

係家廟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

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家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顏教墜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厯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下儒臣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

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無肯倡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

鬼

羣書要語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之言歸也慧也

文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

屈原國殤云身既死神以靈子魂

魄兮為鬼雄注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國事者精神

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辭

楚人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左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謂之鬼列水石之怪曰龍罔象
木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為犢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博物

志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山鬼

鳥無聲兮山

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

寥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李華戰
場文

詩句山鬼吹燈滅杜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

啾杜

古今事實

夢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

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三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也

以撫之乃止

七昭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
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
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
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不信鬼

晉阮脩字宣子善清談論者以人死有鬼脩獨以為無
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

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

見土中人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墓畢夢此人來謝

冢中談易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

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
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
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
學自此談玄殊進

因鬼殺子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好
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
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譙其子其

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苦也其父信之曰諶是必扶竒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于市欲遇而刺之明旦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戰國策

正能辟邪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携官屬居省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之

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鬼之董狐

干寶兄弟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

狐本傳

見怪不怪

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猿為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聞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饑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鵩鷓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

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
群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翫之哉

見異錄

鬼手入牕

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牕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
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大
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
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
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

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遜謝而去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
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
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

物有之矣玉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
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
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
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
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
馮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
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
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

是也故其作而見於民也無常故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于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戴氏廣異記序

顧况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大鈞播氣不滯一方禱杙為黃羅彭生為犬豕甚引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黿君子為猿鵠小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

墓十載却活羸謀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
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象冢
墓白澤之窮神奸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怪
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說者紛然故
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
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
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之洞真顏黃門之稽聖侯君
素之精異其中神奧顧君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

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亂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勒定命錄至如李康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君孚幽蹟最深安道之盾若思之後邈為晉僕射達為吳隱士世濟文雅不墮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况始與同登乙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

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其先志泣諸父兄况得而叙之

爆杖驚鬼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豈可謂無此理

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癘鄉人凡有祭祀佛
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
盡為所污因為人放爆杖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
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
却被小鬼污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

語錄

氣未嘗亡

或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

無有矣而根於無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先生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祇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子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也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

繇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先生曰如今祭勾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人曉也所以明道答人問鬼神云好與賾說無何故聖人說有要與賾說賾又來問某討此要人自看得說只

說得到這裏

朱語錄

詩話

燈檠精

宋潛為甘渡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
燈下纖腰一搦唱曰即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
箔風泣背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
身於彭城卽今卽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
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因大呼遽
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一燈檠焚之

雲齊
廣錄

神座有狐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相傳神親享杯盤蓋神座下有穴藏群狐狐自穴出享穀醴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殺群狐鞭廟祝背遂絕初公在長安極䟽种山人放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但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澠水燕談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八